

JUN 22 1941

# 友吾

目要期本

向動新的其耳土  
志意德時戰  
代時和話談  
機炸轟的英輸着駛駕們我  
夜一的忘難

港 順 編主  
社報友吾 行發  
內門平相京北  
號三十口部六小  
〇八二四局(三)南話電  
經非字文報本  
費轉得不許允

版出日七四一逢每

行發日四十月六年十三國民華中

## 一英軍侵入敘利亞的意義

英國近東軍聯合多高爾軍，於八日開始進攻敘利亞，而於九日越過外約斯坦，佔領國境附近要衝，並分數路直撲敘利亞的腹地。久已醞釀的近東戰爭，至此算是揭幕了。

很明顯的，自英軍退出克利特島以後，伊拉克、蘇伊士運河，以及東部地中海均成爲樞軸國攻擊的目標。這三個地方在地圖上成爲一個三角形，任何一個地方如被樞軸國佔據，立即可以控制其他兩個地方，換言之，英國本土與遠東輸送路線的聯絡，皆繫於以上三個地方。英軍於一敗再敗之後，不惜奮其餘力，突然以主動的地位而進攻敘利亞的原因，就在先聲奪人，力疾佔據將被德軍利用的根據地，阻止德軍向伊拉克的侵入。所以，從戰略上說，英國爲顧及其自身利益起見，進攻敘利亞自然是最上的一着。

不過，德國圖謀進軍近東已成爲戰爭演進中一個必然的階段。即令英軍不首先挑釁，德國於遲早之間也必選定進攻的路線而開始行動。所以，近東戰爭的結果還將取決於德英的最後一戰。即令英軍於此時不願犧牲，而能够擷取敘利亞，但是這種勝利是暫時的，不是永久的；永久的勝負還要以德英之間直接交鋒的結果爲斷。這是對於近東戰爭應該認清的第一要點。其次，英軍之進攻敘利亞，如能迅速完成，必使德國再行考慮到假道土耳其以攻取伊拉克的問題。因爲德軍佔近東的兩條路線，除去在敘利亞登陸外，必須假道於土耳其。因之，英軍如能迅速完成其佔領敘利亞的計劃，土耳其就成爲德軍進攻路線上必由之道。所以，英軍此舉將益使土耳其的地位感到困難而且重要了。



→ 通過外約斯坦向敘利亞進發之英機械化部隊。

分五角一價售册每

No. 53 30. 6. 14

期三十五第 卷一第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土耳其總統奧尼

由於舉世所注目的福輔國家在近東戰役的展開，土耳其的地位似乎是已經決定了。近東所發生的事實，將使目前局勢大為變動。福輔國或將集中其主力，進攻埃及和通過敘利亞。在這種情形之下，土耳其的重要性，就要因之而減低了。但是土耳其對於英國和福輔國所以具有軍事上的重要性者，自有其很大的原因，就在土耳其支配着通往近東的門戶——達達尼爾海峽。不論達達尼爾海峽落在福輔國或英國的手裏，皆可決定戰役的勝負，因此，土耳其將欲何為？一就成為很重要的問題，雖然牠的緊急程度或將隨着時事的推移而變動的。

土耳其在過去與英國有密切的聯繫，這是不容淡視的事實，雖然這聯盟的意義還需要清楚的加以理解。但是一個國家的同情，往往是和國家的利益相衝突的。無疑的，土耳其是同情於希臘的最初對意大利的抗戰以及其後對德意的抗戰。但是，土耳其和希臘之間雖然締結了聯盟，土耳其絕不會加入戰爭，以阻止納粹勢力的狂瀾，因為這是與牠無利益的。

同樣，土耳其是同情於英國的。土耳其在實際上雖然表示猶豫不定，可是英首相在最近國會的演講詞裏，對於土耳其對英國的態度，表示十分滿意。促使土耳其接近英國的原因是由於環境上的關係，因為與其他列強比較起來，英國對於土耳其獨立的威脅是比較輕微的。在某一時期，土耳其與其他列強之間有特別關係

者，就是蘇俄。但是由於德國從巴爾幹迅速的進展，使德國成為土耳其的近鄰，正像蘇聯是她的近鄰一樣。有了這樣像德國的兩大近鄰，遂使土耳其其欲欲接受英國的可能的援助，以維護她的領土完整與獨立。

到經濟上及軍事上的利益，自從英國用大量的軍火供給土耳其以後。

但是，構成土耳其其保持其國土完整因素英國。因為軸心勢力的增長，已經減低其重要性了。很明顯的，目前土耳其在這種緊急的情勢下，或能給與英國以很大的幫助，但英國未能用全力來拯救土耳其，也是同樣的明顯的事實。土耳其現在處於受德蘇兩國同時攻擊的地位，而英國無論在何一方面，不能給與直接的有力的援助。

如前所述，土耳其是由歐洲通往亞洲的一個天然的門戶，因此，軸心國以上土耳其為軍事的要求是很可能的。德國久欲誘使土耳其其准許德國軍隊過境，而以最惠條件為交換。但是德國尚未要求土耳其其與其軍事合作，而對抗英國國軍隊為條件，擔保土耳其的領土完整與獨立；也未要求土耳其其感到很難接受這

些條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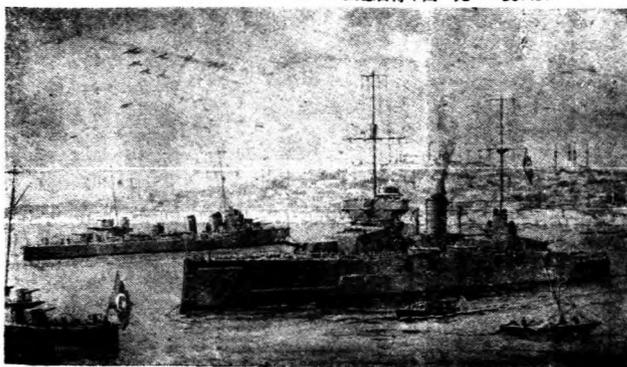
第一，像土耳其這樣自尊的國家，准許外力踏入本國領土，而不犧牲她的獨立是不可能。所以，土耳其的另一個路子便是以武力抵抗軸心國的前進，可是土耳其想到其他國家因為抵抗軸心國所受到的命運時，又將為

近東焦點

土耳其的新動向

宇明

於泊停 伊斯坦堡 之土耳其 艦巡 耶士伏 號(中) 為嘉德 號(本 文)



之沮喪了。

此外，土耳其尚須時時考慮到蘇俄。於此，我們對於蘇俄在近東的企圖和目的，且不足之顧，但是，很明顯的，假使蘇俄有企圖削弱土耳其的欲求，那末，當土耳其和軸心國入於戰鬥的時候，正是蘇俄一個很好的機會。

土耳其不能從事於強烈的軍事抵抗，不獨是已往的結論，到現在仍然是如此。達達尼爾海峽或足以抵禦軸心國家以武力通過的企圖，可是，不幸土耳其的大部分是在達達尼爾海峽歐洲這方面，首都君士坦丁堡也包圍在內。在達達尼爾海峽瀕歐洲這一方面，土耳其如擊退軸心的勢力，是很可能的。此一事實是使土耳其不敢輕舉妄動。

土耳其所以感到難以同意於軸心國家的提

# 戰時德意志

## 食糧和煤已不足使他受困

這回德國可餓不餓了，難道有人那麼想着，但事實實在，經過一年半的封鎖，德國人仍舊吃得挺好。德國人的食品中，從前世紀已習於用大量的馬鈴薯，洋白菜，和麵包，現在他們仍吃着馬鈴薯，洋白菜和麵包，美國並無無力控制影響德國的戰時食糧。

德國所僅感不足者是肉類，脂肪，奶油和果類。現在的配給量，每人每星期一磅內四分之一磅奶油或人造黃油，其量雖較平時為少，但即可長期維持，不致更減少。富有維他命之果類的不足，倒是一個問題。去冬的酷寒致減少了果數的收穫量，市面除蘋果外，殆不見果類出售，果類大部分是分配給兒童，病人和孕婦。政府正打算從意大利和西班牙販運橘柑來，以濟其不足。這些類物品兵士們的配給量

議的另一個理由，便是因為她處於一個緩衝國的地位。雖然蘇聯對於軸心國是友好的，可是蘇聯絕不能同意於任何協定，使這個緩衝國被統治於任何列強之下。因此，如果土耳其對於其他列強表示服從的話，她會擔心到蘇聯會以武力而取得達達尼爾海峽的支配權的。

根據最近的報告，在德、蘇、土條約形式之下，兩大力全都同意於尊重土耳其的中立。然而土耳其對於這種提議尚未表示任何反對。不過，假使時局的轉變使軸心國不得不向土耳其要求假道的話，土耳其仍以保持中立為上策是毫無疑問的。

現在軸心國家所最為需要的，便是土耳其依然保持中立；這也許就是土耳其她自己所最遠較常人為多，聖誕節兵士們都把他自己分內節下的奶油，乳餅，果餅，咖啡寄回家去分給親族，這也可算為戰爭中的佳話。

從戰爭開始大部人民已和咖啡，茶，巧格力等，非必需之飲料完全無緣。代替咖啡充飲料的名叫厄爾沙茲，乃是炒焦的大麥子。從瑞士，西班牙，葡萄牙乃至南美諸國，可得到少量巧格力，又從佔領區可得一部，聖誕節時每家分得一磅。

希望的一作。但認她加入任何一方面，她的前途，將不堪設想的。因此，現在土耳其所應該做的，便是她必須對於兩大強國聲明其中立，否則兩大力——蘇聯與德國，一定會加害於她的。

由於戰時神經所需的興奮，另一方面是人們的錢不能花於吃，穿，和汽車，他們總得找個可以花的地方用去。你不難看到大批人上湧進酒店去，其結果就是在長而又冷到零度下的冬日，你想進去一飲須納卜(德國酒名)取取暖，常因人滿致不可能。那東西和啤酒一樣已成德國人普遍的飲料。

啤酒是德國久享盛名的，不過現在品質變劣了，因為要節省穀類用為食糧和飼料。馳名的比爾森(捷克城名，產啤酒)酒已不能和往時一般看待。最佳的德國白酒供給以外，想找一瓶「露特」因(簡直就沒有)。酒排開不再預備花生、杏仁、橄欖、馬鈴薯片之類，惟一佐酒物惟有那德國自產的鹹餅乾，Biscuits罷了。西部戰線勝利後究竟運回了多少瓶香酒？沒有

• 庭 •

人知道；但其數量當以若干百萬計，是可以斷言的，香酒已到處可見。

飲者雖增加，奇異的是遊蕩者倒沒有了。以前街頭上一般游手好閒的人，現在都被強制入工場或田莊去工作。在街頭上見而須先向婦女開口打招呼的習慣殆已完全廢棄，因為一方面防在燈火管制的黑夜下雙方曖昧，另一方面也因為有特別禁令，預備請那些向征人妻子女進攻的人入獄。軍人之妻是很難與常人分清的，有好幾個人就因為在宜人的傍晚和她們說話而被請入獄。又一次一個人騙了軍人的新婦十六馬克而被處死刑。希特勒特許保護出軍軍人的妻屬。

婦女效倣紐約裝束

雖然縱在富饒豐足的平時，德國婦女的服飾也從不為人所注意，相反的去年來到柏林的旅客們都驚異德國婦女穿得並不難看。現在的配給率衣服項是一百五十分(去年為一百一十分)不許可她們每隔年置一闊佔六十至八十五分的新衣，因為還要除下分數來買襪衣、長襪、手巾、手套等等。但德國的裁縫師却有高超的手藝，能把去年的舊衣翻作成全新衣，巴黎入德國手後，甚至會翻成紐約式樣。我的妻在巴黎失陷後到柏林去，我的德國友人們的太太都包圍著我要美國最近的時裝雜誌。

對德國婦女，佔領比法兩國簡直是天公賜福。她們原是一年只許買六雙長襪，因之打算在暖日便赤足的。但他們並沒有這樣辦，六月法國戰爭結束後，千百萬雙直絲的法國製品多被運越國境，來到德國。在夏天的末尾大多數德國女人都有了她一生所不曾有過那多的襪子了。納粹兵士們所郵回的單說絲襪一項，就忙送到兵士們的妻子，女兒，乃至「甜心」手裏。去年秋天我重訪法比國的時候，連那高爾鄉鎮的店主們都指著他們賣架給我，所有

絲襪，婦人細襯衫，香料，廣子完全銷售一空

缺乏衣料是主要問題

食糧與軍火已不能困倒德人，比較成為問題的是衣。因為德國棉毛兩項皆須仰仗外貨輸入，同樣皮革也感不足，這雖使德人生活上不舒適之感，但到底是次要問題，於戰爭的勝敗不生影響。一件大衣，固可翻做，但翻只能翻一回，於是在新大衣未得到手之先，必已破敝不堪。除了軍人以外，你想不到一雙新皮鞋，那必須是破的，已破到無可再破，而且已經整理到無法再修補的了。一套新衣便須估去一年所分配衣類分數的三分之二，假如每年買一身新衣，那麼內衣，襪子，襯衣，毛巾，手絹，手套之類就不能添置了。

當戰爭開始後，工作服務大隊的制服是用的捷克軍服。由成千累萬勞動者所組成的所謂硬衣組織，他們在後方工作，更無所謂制服，我曾見他們都穿著破了的家常衣服。

關於穿的問題，德國盡力從人造代用品，尤其從木質纖維(人造絲類)想辦法，因為德國有的是木材。但要同非戰爭時期一樣充分供給八千萬國民，一時尚難辦到。

冬天的取暖，也是一個問題，前年冬天許多家庭根本就沒有取暖的火。去年當局顧及此點，預計供給常年煤量百分之八十，人民向念前一年冬天所受的冷，多於夏季將煤存儲起來，以備冬日之用。現在除亞龍飯店以外，非星期六不得不到溫浴，而亞龍乃是為外國人所設的。因之我的住室，常有德國朋友們來，他們是想得一次溫浴的。

缺乏水和糧食不能說就是德國缺煤，事實上德國煤量是極其豐富的，不過交通機關忙於別項運用，假如你明白電擊的威力，和德國行軍的迅速，任何地方都可突然出現幾百萬大軍，那麼你就可明白了。此外還有每天二百車

煤運越阿爾卑山補給資源不足的意大利。

石油的供給十分豐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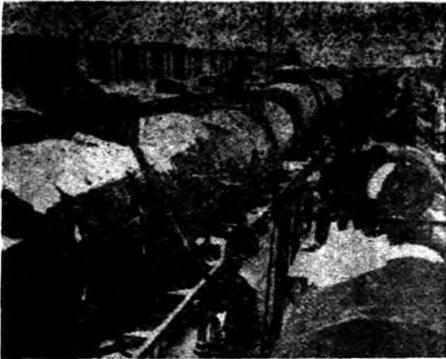
石油為最重要軍需資源之一，也為英美對德最主要之封鎖目的物。但德國並無須從海外獲得補給，大陸本身即可供給而有餘，以前由蘇聯運取煤油，但蘇聯鐵路軌道為五呎一吋之廣軌，德國則為四呎八吋半之標準軌，蘇聯油車不能過軌，而須於波蘭國境有改裝之費。數量巨大，德國製油之導管車幾有不敷應用之勢，一九三九年內估計由蘇聯運入之石油超過一百萬噸以上。

羅馬尼亞加入輻輪圈後，從其普洛提油田德國又獲一新的來源。羅馬尼亞油可從多腦河運輪，冬季冰封河，亦可由陸路經匈牙利運入德國本土，無改裝之煩，較運俄油尤為便利。

德國科學之昌明，舉世無匹，縱然石油完全斷絕，德國亦不恐慌。因為他可以從石灰製取綜合煤油，石灰在德國可說是取之不盡的，用之不竭的無盡寶藏，現在德國已有關於此業的大規模製油廠。英機曾數次企圖爆炸那地方之提煉廠，但並無何等效果。

水路如是，去路呢？私人汽車完全停止，私用載重車亦嚴加限制，減至最少量，市內給油站僅存數個。家庭用之極少量則許可。來路不絕，去路限制，德國石油雖許可大將說：「德國石油並不成問題。」這句話雖為局外人所知，但大概是不错的。

佔領荷比法三國後，德國自這些國家取得的石油雖不知究有若干，然其量必不在少，是可斷言的。比國降服後，我曾隨軍周行比土，聯軍所儲存汽油數量之巨，大可驚人，潮行竟不加加以破壞。考爾特端一地，德軍曾發現上等汽油二十五萬加倫之多，可異是英軍頗有餘暇，於退走時放一把火，但竟沒有這樣做，而落於德軍之手。



通過波蘭輸入德境之蘇聯石油。



於柏林市郊担任勞作之波蘭僱農數在一百萬以上。



一九四〇年聖誕夜希特勒與空軍官員歡宴於法境某地。



柏林之德國秘密警察總部。

十二月底我將離柏林的時候，顯見汽油之供量較戰爭開始以來漸見豐富。我的配給證證明我是一個外國記者，許可我每月使用三十七加倫的汽油。但事實上我的汽車却擱置了一年未用，因為市上的給油站都早乾了，雖有配給證亦無法可施，殆西部戰事結束後，每月我的三十七加倫汽油即可以毫無困難領到。

希特勒的左右人

據持此絕大規模戰爭者只是一個人：亞道爾夫希特勒總統。他是絕對的領袖與主持人，很少注意他的首腦部的建議。自從一九三四的清黨運動，犧牲了羅姆氏以後，他沒有親信朋友。甚至戈林，戈培耳，海斯等人對也不敢用親昵稱的 Du。(德文第二人称有二字 Se 爲敬稱) 爲親稱，中文無適字可譯。譯者( ) 他的所在地是一個嚴格保守的軍事秘密。府邸衛士侍從和官員們以前常透露希特勒行踪，戰爭開始後皆噤口不言。希總統究在何所是沒

有人知道的，報紙從不載他的行踪，甚至他在那兒過聖誕節都不清楚，當然一個美國記者更無從知曉了。

希特勒很少和環繞他的主要人物，共同進膳。有之也僅是幾個早期黨中會共患難的心腹私人秘書者：馬克亞曼，上次大戰中他所直屬的軍警，現在高踞納粹宏報室主幹的富津。真正納粹的巨頭們的進見是在白天指定的時候，或者是晚餐後邀請他們觀私人電影放映。這一小羣人物是德國人中僅有的看過美國新出名片乘風而去(中譯亂世佳人)的人。

德國第二要人無疑當爲戈林，他是惟一有力的希特勒後繼者，這位豐體強壯的德國元帥，他所受的人民擁戴，亦僅次於希特勒。希特勒本人許會希望海斯能成爲他的後繼者，他預立的囑言便將海斯之名，置於戈林之次。但海斯缺乏他的駕駛能力，和對首腦人物的量才施用的辨別能力。戈培耳向來被視爲第三把交椅

者，戰爭開始後已失去此席地位，其原因一部分由於他和軍事及權力無倫的秘密警察無直接關係，另一部分則因於主要顯頭宣傳失當所致，「格那司佩」號自沉的前一天，他正令報紙和廣播電台慶祝司佩號的勝利，而次日該艦即沉於大西洋底。

戈培耳的第三席，今已爲希墨萊所取代。希墨萊像貌恂恂如一個鄉下學校教員，可是性格却極其嚴酷。他手握德國人民生死大權，連軍人和納粹政治人員在內。報紙背頁不難看到某人某人因抗拒警察而被射殺的事。

此外環繞希特勒的巨頭還有二人，一是外交部長里賓特洛甫，一是勞工首領羅伯萊博士。雖然如戈林等人很不喜歡里賓特洛甫，他們對總統的契重里氏，都莫明其故。羅伯萊博士是富有能力，鋼鐵心腸，是一個對總統絕對忠實的政治家。在他的手腕下，工人安於低工資長時間工作，以協力於納粹政策的推進。



# 說話和時代

黃軍

◇在南京建國劇團講◇

在黑板上寫着的這幾個字，是我方才上樓梯的時候才想起來，時間也不容我再多加思索，只好就拿它作了這次談話的題目。

起初我只怕這雖然而來的題目與同學們對我這次談話的期待相反，自己深深的感到不安。可是當我走進這戲劇學員所設的教室才恍然想通了，想起同學們正在努力幹劇，幹劇的人也是要到舞臺上去說話的，於是我又覺得這雖然而來的題目與同學對我這次談話的期待並不相反，我才漸漸的安靜下來了。

我時常覺得自己右要說的話，因為外世界的情形而致欲說不得，深以為苦！自然有這種感覺的人在我們青年層是一種很普遍現象，當造成了沉寂的空氣，幾乎從我們青年人的嘴裏不會發出一點聲音，我常常感到寂寞得很！

從這點看，我們青年層真的要形成一片散沙了，散沙是永不出聲的，現在我們青年層也是無聲的，大家都在這無聲的氣氛之下白白的生活了好些日子，或將要這樣的浪費到生命的盡頭。固然這不是我們青年人所甘願的，我們青年人並不是把目前的大時代認為不值得去一追，並不是對目前的大時代沒有要說的話，而是在形成散沙以後，多數青年們因追隨時代托着下巴打起瞌睡了，另一部份是聽不到周圍有引着他響應的聲音，除了不作聲響以外，便也準備着打瞌睡的模式了，都寧願把生命浪費在睡夢中。

我看到這兩種異途同歸的現象，常常使我不寒而慄，我不忍看一般青年們都來利用這兩種等於慢性自殺的辦法，我不忍去想一般青年們那疲倦的丟掉了些甚麼任務，他們都一聲不響的聽臥着，睡睡着，彷彿都忘記了自己在這世界上的存在，自然也不會關心到這世界上的動盪，他們把頭埋得很低，簡直類似要往墳墓裏去鑽的樣子了，他們以為人要在臨死的時候還說話，是足以表示他對於這種要永別的世界還有留戀。所以他們一直到死也不願說話，就是表示雖然將於這世界永別，但並沒有絲毫留戀的意思。其實他們這呼吸着這世界的空氣，已經和這世界永別了，且一聲不響的聽臥着，又和死沒有甚麼分別。

因此，我常常想到自己的身上，雖然還不會同着一般青年去睡，或為了念於要離開這紛擾的世界而羨慕，但是還有甚麼地方和他們不同，我想到這裏，總是禁不住心跳，和臉紅，像有其慶心事被外人猜破了一樣，又覺得自己卑鄙了許多，這都是因為追想而招來的，我知道。可是自己偏偏喜歡追想，到時候費老大的力量也禁不住，往前追着想，往後追着想，追想不休，以致過去的事，將來的事，像用皮鞭似的向我抽打。可是我能忍住這種疼痛，一點動的任着它們來抽打，像個受着一種刑罰一樣，這刑罰是在拷問着我：『你到底要沉默到甚麼時候去？說！說！』但是我已經好久不說話了，如果能拷問我說出話來，過去我所說的話，如果能夠問我說出話來，過去我所說的話，一定是不能消滅了就可以抽散的。

我只好在心裏答覆它：『一直沉默到我不應該再沉默的時候，那時我自會不再沉默！』我在心裏這樣說，外邊是沒有一點聲音的，不用顧慮到會驚醒那位青年的睡眠。如果他們一直睡到不該再睡的時候，也許會自動的醒來，再鬆着眼睛摸起工作，尋視方向，只要他們不因睡臥過久而致半身不遂的話，總可以擔起一點任務來。我自己也是這樣，到不該再沉默的時候，只要不因沉默過久而致發音機能失去發音機能的話，總可以說出一點甚麼來。

同學們和我一樣都是青年人，自然能和我有同樣的感覺，方才我所說的那個階段，已經是在我們的身後了，我們過去的睡眠和沉默，已經不能帶到這新的階段上來了，甚至我們都不該是從前的那個人了。只有我們青年才配作這新時代的主人，這時代的主人也應該是新青年，新青年是不許有一點病態的。我們是一些早春的小草從戰後的廢墟中萌芽了，滋長了，戰煙已在上空消散，陽光撫向這一片新綠。不過我們還不願像小草一樣的軟弱，任着各方面的風來梳攏，讓時季來擺佈我們的命運。我們既不像散沙，又不同小草，而是推進時代的潮頭，浩浩蕩蕩的向一個方向流動，發着一種聲音，說一種話的，說一種話。過去我們是不會說一種話的，也就是不會一同發出聲音，以致高呼的，有低吟的，有氣迷心竅的，有手舞腳蹈的，熱鬧一陣。那一陣正是在我們睡眠和沉默的前一幕。

現在同學們確是預備到舞臺上去說話了，發出一種足以促醒大眾的聲音，使他們也揉揉眼睛到時代的大潮裏來游泳。所以我希望同學們是時代的發言人，把時代介紹給大家。從這點就知道說話是怎樣一件重要的工作了，這點不到該說的時候得盡量的沉默，也難怪一沉默起來越發感到說話的困難。可是在舞臺上去說話尤甚於此，因為他是得站在時代以前說話

的緣故。比方說，同學們是一個報告時間的汽笛，中午的時候大家聽到報告時間的汽笛，才會知道是已經到中午了，不然，就是到了晚間因為沒聽到汽笛聲，或者還以為距離中午尚遠。同學們說話的聲音對大家既有這樣的關係，是應當在說話以前，把時代認得準確，不然，就如同在傍晚響起中午的汽笛了。

我雖然不會長時間的從事過戲劇，但憑著一點的寫作經驗，總還不是個十足的門外漢。在過去遇到許多次朋友們組織的劇團演出，我常常和他們發生熱辯，總是希望人物的對話能合乎那個人物的身份，和那個環境的時代，我雖然覺得這是一點最低的要求，却常常惹得一般從事戲劇的朋友們說我求疵。其實我早就知道他們把戲劇當作寶貝蛋了，不許外人估價，因為無價的寶貝不能估出實價來的。不過同

學們當不致這樣想，今日的戲劇已經不僅僅為少數人所理解，它自然是應該在大眾面前的。但又有人說，我國的教育太不普及，鄉間仍是流行着野臺子戲，對話劇不容易接受，且誤認為文明戲，很有些人言下痛心的樣子，替戲劇的前途抱起悲觀。我以為說這種話的人根本就沒認清時代，更沒有替戲劇抱悲觀的資格。因為戲劇的演進是有階段性的，這裏的所謂階段就是時代，凡是離開現在這個階段的就是落在時代後面了，決不會追得上來。

我們從事戲劇的精神，最好能像打衝鋒的戰士。不過我們不是上戰場而是上舞臺，舞臺上便是這現代社會的縮影，同學們便是推動現代社會進展的先鋒隊，所以在舞臺上說話，如同對現代社會開始解剖，讓大眾認識它的腐敗，不必顧慮到甚麼野臺子戲，雜耍戲，文明戲

的問題上，就如同我們不必紀念過去的睡眠和沉默一樣，現在我們是醒來了就該上舞臺，現在我們不再沉默了就該說幾句話給大眾聽。也許這大眾們從前還梳着辮子，還養過長手指甲，可是現在已經能來入座聽劇了，他們能聽懂舞臺上的人所說的話，足見時代不停的在為我們改造觀衆。

今天我藉着「文學寫作」的時間，又和同學們多作了一次談話，覺得很高興。我們都可以說是從睡眠和沉默中爬起來的，現在我們都忙得手腳不停，這就是我們已經到不能再繼續睡眠和沉默的時候了。我希望同學們在這個拂曉的時期裏，多到舞臺上去說幾句話給大眾聽，使他們聽到時代的聲音，好同我們一齊的來追隨時代的脚步。

### 質之趙天人君

寒 君

「吾友」四十五期裏登着趙天人的君的一篇「關於雜文」的文章，說起近年來一般出版物上對於雜文的刊載非常稀少，便是寫一點雜文的作者也不見，這該是事實。我覺得寫文章是件難事，至於寫雜文，更是難中之難的事情；譬如說，更是有相當題材，找到了對象，但臨時下筆，還得顧此及彼，不住的考慮着；寫的太實了不行，太空了又不行；太硬了不免被人家胡亂的猜疑一陣，太軟了顯得文章毫無骨頭，倒不如不寫的好；於是乎前顧後慮

的，大有「行不得也哥哥」之概。本來雜文和其他文章的性格是截然不同的，別的文章尚可旁敲側擊的用間接的筆調來批判或譏諷某一件事物，但雜文卻不然，它是針對着某一個問題，直截了當的施以刀和鬮者，牠不像旁的文章那裏偷摸揶揄諷刺閃閃的逃避着責任，牠主要的目的，正是以直心腸來攻破人類的虛偽和罪惡；所以牠出現的姿態，往往像一個機柄斬棘的猛夫，牠既不自私，更不徇私，見到了罪惡便铲除，見到了黑幕馬上揭穿；

因此，這種文章最容易觸犯一般大人先生們的「威嚴」，「諱莫如深」的加以「深惡而痛絕之」。雜文既然如此不容易寫，所以聰明的作者們寧可不負責任的多寫些風花雪月的文章，決不願去幹寫文章冒險的事情，就是編輯先生們也只求太太平平的托住一隻飯碗，不肯自我麻煩；至於報館，一來怕挨罵，二來也怕弄的不巧，當真發生風險。以是一件禍事，怎麼也不敢登出來了。

即便有些硬性的作者們，天不怕地不怕的把文章「豁」了出去，但一到了編輯先生的手裏，如果還有良心的話，就是不住字紙

### 一個天才教師

#### 事實不一定使像是事實

在中學時有位學者兼作家，詩人兼哲學家而教生理衛生的教員，除去常常以性學博士自居外，在課室內每天談些關於文藝的理論。他的口頭語是：『詩人！幾乎五千年來，中國就沒有有一個偉大的詩人，他們只是會作些抒情詩，抒情詩，哼，沒有價值，比如說：』

我悲哀，

我的淚幾乎要流出來了！

我愛她，愛她的美麗，

她不愛我的破棉袍。

這便是抒情詩，誰不會作！詩必得是敘事詩才能有價值，有生命，如果將二十四史改作成詩或者把『The History of The World』(即世界史)用詩作成，那才算詩人，那才能Immortal。(不朽之意)』

到考試時，這位先生只在黑板上出一個詩題，或者命令學生把書本打開，將第三章第四節『血液的循環』以敘事詩詳細解釋出來，未了還嚴重的加上一篇理論：『我念書就是為學習作詩，現在我也不希望你們以我的課本當作生理衛生念，而是希望你們由生理衛生課本裏學習作詩。因為如果我不這樣教給你們，還有誰能教你們寫詩，世界上那裏還有真正的詩人。』

這位生理衛生教員除了對於作詩別具高見之外，平常又特別崇拜天才，有一次對我們這班說：『你們知道為什麼夏禹治水能夠成功，秦始皇能夠統一天下，那是因為他們有天才；你們知道為什麼李白不能夠作真正的詩(所謂真正的詩是敘事詩)，不能夠偉大，那是因為他根本沒有作詩的天才，我們無論作什麼事，從事什麼工作，都應當有天才，沒有天才，一定不能成功，聽我告訴你們一件事：從前我有一

兩來。

個朋友，他很喜欢音樂，打算要作一個唱歌家，我告訴他沒有天才，他不信，以後果然得了白喉死了，你們說可惜不可惜，他自己不能夠努力，不能夠看清自己的天才，白白把性命丟掉了，這不是冤妄嗎？所以我告訴你們，你們必需要知道你們有那一種天才才成。

### 未來有身份的人

你們笑什麼呢？你們這一羣意識淺薄的人，我已從你們的眼睛裏看出來了。你們是在卑視我，卑視我的身份嗎？那你們真是有眼不識泰山，我是個有身份的人，我會經過過文章，那些社會上最顯貴的人物我都遇過，我這有學問，有見識的人，恐怕你們誰也比不上吧？你們這羣只知道向人家伸手，而不想向人家伸手的法子的人，難道有資格來笑我？你們能夠笑話我的衣服不如你們嗎？走在街上，你們可以向店舖的櫥窗裏望望自己，然後再來看我，我這身衣服雖然已破到這樣程度，可是你們應該知道，我會穿著這身衣服進過跳舞場，身價最高的紅舞女會經過我的這身衣服，這是最貴的西洋料子，外國的大紗廠裏有著上千百萬人忙著這樣的出品，而且這衣服更是最講究的服裝公司裏做的，這樣的料子，恐怕在現在已置不到了，雖然已破壞了，你們也不應該披著破衣來笑我啊！

哦，你們也許是笑我不能像你們多要來錢，這又有什麼關係呢？雖然現在你們多費幾天的工夫，研究一下走路人的心理，像從前寫文章的時候一樣，我要研究那些被罵的人的心理，怎樣罵才罵得他們舒服？怎樣罵才罵得心裏發癢，而嘴裏反駁不出來，現在難用

那我也不敢否認，只是我想大家一定都能知道事實不一定使像是事實，有時候看起來它便會顯得很荒謬，上面那個故事便似乎有些近人情，然而我告訴大家，那種人並不是很少，也許一抬頭便可以看見一個，只不過我們不注意而已，或者有人看了那篇故事以後便會發覺他的朋友或者他的教師便是那一類的人也未可知。寫到這裏也許有人會氣得罵起我來，那請你先安靜一下，我再慢慢解釋。這種文字的重點點不一定在故事的描寫，而且不過是告訴給大家一種人物而已，以後假若你真能遇見這種人的時候，便不會覺得驚奇以至於生氣了。

呂人。

不著那些經驗，可是我要用同樣的法子，研究一下那些圓腦袋大耳朵的大掌櫃愛聽什麼話？那些光著大腿的女人愛聽什麼話，我一定要按照我研究的結果，抓住他們的心理去感動他們，使他們願意把自己兜裏的錢拿出來。

相信到那時候，你們會望著我的錢袋，那時候你們一定不再卑視我，一定不再笑話我，你們會看得起我的人格，看得起我的衣服，看得起我這一身破得無法再破的高貴料子的衣服。

我會很快的成功了我的這個計劃，又會很快的廢除了這計劃，而走向我的過去的生活，我可以再去計劃，怎麼可以重穿上最高貴的料子的新衣服，怎麼可以重聽到紅舞女說出的那贊賞的話？怎麼我可以重寫文章去罵那些社會上顯貴的人物？我要從這些方面，獲得我更進一步計劃的成功。

照這樣，我要計劃下去，我要被多少人敬仰。那麼未來我是個有身份的人，這些從我身邊走過去的人都值不得我去伸手的。

哦，從大店舖裏出來的這個，就按我的計劃的開始吧！

「老爺，給一個吧！」



### 二 舊封建制度下的弱者

莫名

近午夜時候了，看看上房裏，只隱着一團昏暗的綠色燈光，隨着夜的沉寂現出幽靜的景象。我輕輕走進自己房裏來，看看陳媽床上，臥具雖已鋪好，人一定又是睡在上房的紗窗裏。今晚

一定是開空了，太太打牌回來一定又得在兩三點鐘；現在可以寫信了。我把小檯子搬到桌前，由褥子下面舉出一枝半截的鉛筆，一張折着的紙。把紙鋪在桌上，上面印着是鞋舖的字號。本來我偷偷的藏了兩張信紙，預備給

外祖父寫信，可是總沒有工夫，日子多了信紙都數得不能用了。今天小姐買鞋回來，我就拿來這紙包鞋的紙。可是上面印了許多大大小小的字呢，不要緊，就用它吧。

「親愛的外祖父：」我往門外看了一下，外面很寂靜，於是我安心的寫了下去。「您好嗎？有好幾年沒有見着您了，五年前，媽媽死的時候我是七歲嗎？因為他們說我今年是十二歲了。我記得我是媽媽死了那年就上了他們家來的。」

可是就還記得住您！您把我送來這裏，臨去的時候您還哭。……」

我又想到外祖父那個樣子，他是個瘦小的老人，當我的媽媽活着時，給村子裏學堂的老師作僕人，外祖父就當廚子。外祖父真有意思，他整天是嘻嘻笑着，很快樂的。我在學堂裏下了課，外祖父就把我送到廚房去，問問老師教的什麼，問問我會背書不？或者就和老師爺的長工開玩笑；他胡亂叫着人家的外號，人家也叫他「紅眼耗子」。因為他又瘦又矮小，眼睛又老是紅眼邊。他吸關東烟，他有着三三多長的大烟袋，我常常拿了耍着玩的。有一次我提了一個媽媽塞在烟袋的孔裏了，外祖父一點也不知道。他依然裝上烟很神氣的吸，可是

「這兒我只同小姐去過一次大街，真熱鬧得很，可是我不喜歡。還有他們給我吃的都是些剩下的湯水和殘飯，並且我吃得稍多一點，陳媽就要叨叨，太太知道就開始罵我了。我想吃家裏的窩頭和老玉米，毛桃兒……什麼都想吃。老師的那條老黑又下了小旬沒有？跟老師要一個好看看的，要黑白色的，就說是給阿梅留的。外祖父！快來接我！我想我真是極不幸極了，還不如鄉下一隻狗舒服呢。問問老師家裏好吧，還有師母的小孩也好。千萬快來接我吧！您的外孫女阿梅寄。」

我把信疊起來，裝進一個精巧好看的信封，也是從小姐的桌上舉來的。我想了一下，就在上面寫「寄到小口村關老爺廟裏給我的外祖父大人」

明天給小姐買點心的時候，就可以發出了。我心裏開做許多，像去了許多的沉重。幾點鐘以後，我上床去睡，在夢裏看見外祖父正坐在廚房門外，一面吸着烟在看我的信；老黑也在旁邊蹲伏着……

請用一角五分錢，買一本最有價值，最有趣味的讀物——「吾友」！



紫……色的……悲哀……

金·德

懷着絕望的心情離開了你的家門。

五年了，離別了五個夏天。我是想你仍然健壯，仍然是個少女，但五年後偏讓你變成一個少婦，如今相對默默無語，過去像一支美麗的夢。

五年前曾對我說：「即便天塌地陷，亦不能分開我和你。」然而如今你畢竟是別人的妻，對我也成了陌生客。

請不要賜我苦刑，我不願看你哭，既然你傷，這僅僅是哭祭葬埋了一朵過時花的幸運，凋零的萎謝值得我來憑弔。就是你亦曾珍愛過，但現在這朵花枯萎了，而且埋葬了，你不能再哀？

我還有我的春天麼？你不要關心，雖然我是被棄的人。

從你的家門走出來的時候，末見面時的憧憬，成爲過去的夢，心雖依依，但我沒有眼淚，過去一點美麗的影子消滅了你，我能說什麼呢？你已經成爲別人的妻！

走出你們的家門時，天是陰了，好好的天突然陰了半個天，狂風捲落了夏天裏的秋葉，我在風裏打滾，渺小得像一粒沙塵，我是徬徨於歧路，眼前既是我的烘爐，我是期待滅亡。

我覺得在我死前，很可以向你坦白的傾訴，但我並不是企求你的憐憫，是求你追念過去死滅的一個戀人。那我魂靈亦就平安了。你必然記得，亦許忘掉了，我們那時候的生活。

沒有去玉溪前，你還是秀麗俏皮可愛的少女。

黃昏來，去這趕落日的影子，是說要追進太陽宮，爲了熱情。

星夜下，曾說過你能指出那一顆星是你；一顆是我的。你說在那星河右隣的那顆大的是你，在右隣那顆比較小有微弱的光茫的是我。你還說我應當永遠依附在你的身邊，而我也承認我需要你。

「假若那大星隕落了？你該怎樣？」你問。

「那我憤願一起滅亡！」我答。

真的，如今我的依附大星隕落在黑暗的罪惡裏。你失去了過去的靈軀，熱誠的好心。曾跑到海濱古老松嶺下，摘來兩片綠葉，那一點不能變化，無論在那個季節裏，一樣的綠，綠得像你那不褪色的綠裙。你說：「無盡無休的海洋是我們的友誼，但海空的藍天證明出我們過癮的愛。」

永遠記牢你這響鈴樣的笑容，永遠記實你那花采樣的靈魂，任何存沒影響不到我和你。你常是神秘的笑，但說話每一句却是像帶了莊重，抹上一絲悲鬱，但我是以爲你是真的愛我，沒有一點疑慮。

五年前那個春天，我送走我的戀人——你爲了件奇突的事情，立即趕往玉溪，我不能讓我的戀人同我一起受苦，雖然你是慣受艱難的女人，於是我送回你的家鄉，我求你期待我速速歸來。

春天，你求我伴你過這最末一個春天，我是答應了，我哄騙玉溪的人們因病未行，我伴

你過了一個艷麗花香的春天。夏近，我準備上路，你始終默默無言，你僅陪送我兩滴淚，你求我速速歸來，但什麼事情縛住我的腳，我不能返鄉，但我掛念着你！一年兩年，我仍不能脫身，却怎奈住我萬分惦念着你？

三年了，同樣患着一種飢渴，我的戀人啣！「那時候你還是我的」我變了，我想得你瘋狂，然而玉溪的人不許我動。

「爲什麼？爲什麼呢？」我想着不可能的遭遇。五年初，你的父親來了一封信說：「瓊姑已嫁兩年。」

我如瘋似癲地癱在我的床上，最後我癱起來，拼命同玉溪的人爭打，他們纔放我起來。五年了，在踏進你們的家門，但少了一個你。

然而粉紅色的過去成爲紫色夢的悲哀。是你負了我，還是我負了你？這還是命運亦許怨我在玉溪那末久不曾速速歸來？

我不知道你究竟對我的心情畢竟怎樣？據說你是自動嫁給中毒極深的成年人，你是傾慕善於詭媚飾惑手段，抑是甘心情願墜落豺狼的毒網？

一點都不抱怨你那物質虛榮，我該慶祝你有這好的幸運。去吧！願你常樂，記住，我不需要任何憐憫。我不明瞭你嗎？亦許永久的不會明瞭你了。太快了！僅僅是五個夏天。粉紅色的幸運轉變成紫色夢的悲哀。我的大星隕落了。我該滅亡？



一個聚會裏

宕子

在一個大的飯店，一間富麗的房裏，一羣座上客在吃着最上等的美饈，他們的舉止似乎比一縣之下的縣長，還要闊綽。由他們的外表看來，有胖的像洋行大經理，有穿着筆挺西服，的像是銀行的行長，有的穿着中國的大禮服，袍子馬褂，像是本城的人紳士。要問起他們是幹什麼的，這却難爲了他們，他們是被人怕和惡的，最下賤的，是要被人攻擊和捕逮的大盜匪，名騙手等一流的人物，所以說人真是不可貌相，那知道他們股子裏的事。

這是在一個下午的時候，人都來齊了，落了座，什麼山珍海味的，熊掌，燕窩，魚翅的大嚼起來。

「吃，吃！別吝氣，都是自己人，今天又是張大哥作了一票好生意，我們來給他敬上一杯。」

「嗚呼！有錢就是吃喝玩樂呀！哈！哈！哈！」這位被人稱着張大哥的人，滿面得意的在嚷着，又是一匙魚翅送進了那血盆的大口。

「對！對！大哥說的是，吃！吃足了再說，我們一會還要洗耳恭聽大哥的高論呢！」

又是一陣孩子笑聲的聲響，接着就是大吃大喝的，室內充滿了雪茄的濃煙和玫瑰酒的芬香，使人將要沉醉在其中了。

「作這這生意的，那有不犯案的，不過

一階月色，  
縫就了淒涼。  
深夜夢回人，  
遙念天外有老樹哭泣，  
悲惜着枝頭逃去的飛鳥，  
海上去尋水鳥底陶醉麼？  
還是想駛起金色的太陽，  
向人間誇示羽毛的顏色？

風雨舊巢，  
血與淚糊造的臉色紫，  
掛滿傷痕的人；  
如今連一點惡劣意也消失了。

一顆露珠在青苔上滾碎，  
病體支離的老床，  
乃嘎然有了一聲慨嘆！

「五魁手呀！六六！七個巧……」

「說真的咱們可真沒有良心，黑了心，咱們這般的快樂，哼！人家還不是尋死找活呢？說來可憐。」醉薰薰的從那個角落裏發出這良心話來，像是病者的呻吟。

「老李！不過！誰讓咱幹的是這個呢？心軟，那您還是要餓死！」

「您還記得嗎？當的連穿都沒了，這又發良心話啦，真是又吃飽了喝足啦！可忘了要餓死的時候，行啦！行啦！要是沒有良心也不幹這個。得啦！我不高興聽這個。」

「得啦，說真的，咱，誰又愛幹這個，不是不幹要餓死嗎？咱又都是吃喝慣啦！作個大省長，不也就咱這一天的開消嗎？」

「還當省長哪！憑你那一肚的草包，你是會寫，你還是會算的。」

「不幹這個，你幹什麼？你是吃的酒拉車呀？還是能作苦力？你吃的了苦？」

「別煩呀！我今天看見一個作小生意的——小扒手——在電車上摸人家一個老太婆一塊八毛錢，老太婆發覺後，又哭又喊的，說是剛從當舖裏弄出來的，是給養活全家的兒子，買藥錢，我聽着真不忍！」

張大哥醉的叮嚀了，在嚷：「什麼呀！走走，天不早啦！我們小眼，走吧！去找美花，老八，小六去……哈……吃喝玩樂囉，呼！」

「路上已是寂靜了。他們一羣東倒西歪的人，醉意充滿了每個潮紅的面孔上，出了店門，奔向廟門那方去，也許在那花街柳巷是他們的末路。」

# 我們駕駛着翰英的轟炸機

陶東



在美國加緊對英援助武器的聲中，飛機是怎樣翰英的，這的確是一件很值得知道的事情。本文就是一位飛行員所親歷的經歷，故事是真實驚險動人，免致訛譯之如大。

在寒冷的紐芬蘭的夜裏，我們的旋風機開始了牠的怒吼。翰英的門「拍」一下關了起來。我從沒有聽見過最後的響聲。皇家加拿大空軍的賓奈特上士和我，將要幽閉在這架飛往英國的九噸半重的「洛克黑德·哈德遜」轟炸機上，在大西洋的上空，大約要經過十點鐘。另有五架別的哈德遜機在旁邊

也飛動了起來。這是我們第一次渡洋。我被選作指揮，因為賓奈特上士和我，比別的駕駛員多有一點航海和使用儀器飛行的經驗。可是只有一件事情，使我發煩。我們除了旁邊的翰英以外，可以說沒有武備。若是我們到英國的途中，碰見什麼的話，那可就糟了。但是這也許就是好處。因為我穿着便服。若是我降落了，也可不算作戰鬥員了。

當我打開了閘，我聽見賓奈特像是一在英國兒，……一類的話。他的年青的臉色是發光的，我猜憑我的臉也是一樣。坐在大飛架上，當起來的時候，總要有一種恐怖的感覺，但是我卻沒有像這一次的感覺。因為這是起來飛到一個渺茫莫測之異度的。我們知道若是發生了什麼事情，飛機和駕駛員該怎麼樣。可是最令人懸心的還是天氣和到了英國所要遭遇的。

當我向上轉一個小灣的時候，賓奈特看而下。「他們都起來啦。」我們向下面那個龐大而祇完成了一部的飛機場看了最後一眼。我將

機柄對着指導飛行的儀器校正了一下，儀器上的機器手比任何人類的手在駕駛上還來的穩。我們半隊的六架飛機要繼續的依着分散的隊形飛行，假若不是遇到惡劣的天氣。

月光照耀在我們後面的哈德遜機的玻璃型的尖端，飛機平穩的浮沉在氣流中，牠好像是絕大的雙尾深海怪物，牠的褐色和綠色的偽裝，正顯着牠的龐大。在旋轉着的推進機上僅有微弱的光亮，因為是特意將牠們漆成那樣，以防止反光。

當我們過了「溫德邁爾·黑德」，我們就向陸地告別了。我升到五千八百呎，這是我們航程中的第一段最佳的高度。為節省汽油計，我們希望只使用機力的百分之六十。我們有某一種的安全的限度，但是誰又敢斷定天氣如何呢？

賓奈特他的阿底頓斯——一種信號的光有力的光線——開始察驗別的飛機。這個翰英我們飛機間唯一通信的利器。很好，不過第五號機的右舷上的機器發熱了，他加入一些混合料，現在好一點啦。」

賓說。不久的工夫，越過了拉布拉多爾流，我們看見機外的溫度計有急劇的下降。天氣越來越陰沉下來。將氣流表考察了一下，發現一個推動很慢的「寒流」——在我們的航線的南方八十哩——現在正以較速的速度向北推進。我們大約要成了寒流侵襲下的犧牲者。對於這種侵襲是無法避免的，不過也許有一線的希望，就是向上飛越過去。

賓用信號通知別的飛機，教他們都來靠近一點，我們就急速的向上升起。哈德遜上升的速度是每分鐘二千二百一十五呎。正在上升的時候，忽然間有一陣狂風向我們襲來，機身有一點亂作響，這不過是自然的現象。我們知道哈德遜機在現代的飛機中要算是最堅強的了。因為自大戰以來，僅有兩架被擊落。有的中了礮火，就是用一个發動機也能返回根據地。

「寒流」在暖空氣層的下面推進，而迫着暖空氣向上升。就這樣我們向上升。使情形更壞的是又下了雨——雨點又結了冰！在機翼上的黑色除冰器，竟變成了白色，等白色消失了又加上一層新的，一邊掃除，一邊結成，冰結成却比除去得更快；不久的工夫，冰就展到翼後。這時在操縱機關就感覺到尖利的震動。冰是越來越厚。若只是脆而薄的冰，還不至於發生這種震動，這必定是有堅厚的冰了。在雨雲紛紛之中，我們僅能看出在我們左邊的飛機的綠光來。在這種情勢下，這六架飛機隨時可以發生任何不測事件。

我們現在升到一萬一千呎，進入了暖和的空氣中。雨仍是下着。忽然間雨停了，我們全鑽入陰鬱的黑雲中；這時我們僅能識別自己的機翼上的光。我覺得有兩架九噸半重的飛機在我的附近飛着，可就是不知道究竟是怎樣近；可偶一點到兩架飛機的翼尖，萬一要接觸上，可真有點令人不寒而慄。

不久，漸漸的從操縱機關變出來震動是變了樣，一定是冰化了。真是該謝天謝地。「你現在看見了什麼東西嗎？」我問賓。我的話剛說完，我們就穿出了一層雲彩。

賓笑着說：「第一號機在這邊！」  
在我的左邊，從朦朧中閃出一個青光來；我本能的將飛機向下降去。我不知道究竟第二號機在賓那一邊是多麼近，但是第三號機的翼尖伴隨我們的有三呎。若是再在那暗雲中過幾

分鐘，我們不知將伊於胡底了。我覺得我的前額有些汗精精的。當我們返回隊式中，窺察驗一下別的飛機。「我們都在這裏！」他喊道。

這時我們投入了一個新奇的世界。這裏有珠玉般的地面，遠處近處時有波濤洶湧的雲堆，上下翻騰着，好像風將一團一團的棉花吹得飛舞一樣。這裏的天是比在一萬四千呎下面的大洋中的水還藍些，差不多是海水的藍色；有千萬點星光或前或後的閃耀着。這樣的天空，是住在地上的人所永遠見不到的。這就是在三小時以前，當船門拍的一下關上的時候，我所想到的茫茫無垠的海闊天空。

賓拿起他的航海測量儀和精密的時計，到機尾上去測定我們的方位。他報告說，我們快要接近「等時點」了。這是一個緊要關頭，若是過了這個地點，再發生什麼意外，也不能回去了。從這裏起就只有向前進；因為是西風；若是我們打算過了這個地點以後再前進，那麼飛機必得逆風而行，不等見陸地，恐怕汽油就要用淨了。

行軍行行——好久好久賓機打破了沉寂說：「無聊呵！」在這個期間我們所能作的事，只是偶而同別的飛機通通消息，或是按指南針校正一下機舵而已。月兒落下去了，天際的灰色漸漸的變成了淡紅色晨曦的光芒。

「嘿，這真是良辰美景呵！」賓說。我們這時好像人在模模糊糊的玻璃屏的後面，觀賞工廠裏的大火爐。一個鋼球正被熊熊的紅橙色的火焰灼燒着，球面上現出各種不同的紅光來。當熱度增高的時候，玻璃屏就越來越顯着透明，而球則呈一種淡紅色的彩霞。再過一會的工夫，他變成了白熱的狀態，同時在牠下面的火也消滅了，好像他們的工做完了。這就是飛行家所見的日出。

忽然間，賓的信號鐘上有一下閃光。「第一號機又熱起來了！」

所以當我們交換了一次信號以後，我們就一直滑下去，在一千呎的高度平飛。在我們的下面有三隻漁船，這是我們旅途中第一次所見到的船隻。第五號機的機器在我們降落的長距離中冷卻了好些，但是我們還得保養牠一下，直到著陸。

但是在東南方那真的是什麼呢？我火速的告訴了賓，他即利用信號鐘通知別的飛機。我仍然期望我所看見的，不要像我想像的那麼確定。在這裏我們去目的的地是近，但離「家」却太遠了。我拿起望遠鏡來一看，嘿！九架德國海軍飛機正朝我們飛來。我解脫了自動操縱器，將哈德遜機以離能飛的峭立的S形升上去。若是在德國飛機沒有趕上我們之先，而能飛入雲彩裏去，那就可以算過去了。但是海軍飛機已經接近了，他們突然改變了方向，他們的領隊官必定是知道我們的用意啦。若是我只要有一點武備，我也歡迎一下，雖然我被認為不是交戰的人。

賓接轉無線電的指針，希望能同英國的一個電台接上。然後若是我们能飛進雲中，就可以用機器飛行，一直到將海軍飛機甩掉。若是我們不能甩掉他們，我們只有希望下面的漁船中之一是一官船，教他們看着點，看發生什麼事情，好拍無線電求救。

德國的飛機佔了高度上的有利形勢，九架飛機形成三個V形，倘若向我們這些實際上是可憐已極的飛機衝下來。德國人知道越洋的轟炸機是沒有武裝的，所以他們愈於「交戰」。

我用信號通告別的哈德遜散開隊式。正在這個時候，灰色的烟就從領導的V形機上發出來。我的飛機的右翼上有一種頓挫的響聲，我在操縱機上都能覺察出來。我覺得我的肚子發空了，子彈又嗚的打在機頭尖端的玻璃上，我覺得肚子的發空又轉到喉嚨發乾了。我頭上轉機舵，發出更多的子彈來，大概是二十呎——發出更多的子彈來，大概是

從他下面的鎗射出來的，就在這個時候，我們響着祝禱的雲彩可浮在頭上了。「看見了別人嗎？」我問賓。

「只看見兩個。但是這裏又來德國飛機了！」他的聲音是不穩的，就是我的也是一樣。這種感覺真是難受。

當我們的飛機正要被陰暗的雲吞進去的時候，又有子彈從後面在左翼上過去。「我們現在可好了！快計！」我極自信的喊着說。賓的臉發白了。我知道他不像我那樣相信。德國飛機大約是在雲層上，等着我們出去吧；或者是在下面等着我們落下去。不管怎樣，我們就留在這裏了。在這裏飛行的時候，我總不咒詛雲彩啦，尤其是火暴雲的雲。過了十五分鐘，我降到明朗的空中。賓，這是愛爾蘭！我嘆道。

賓只呼！「一聲，是快樂也是放心。他看了一下地圖，說：「若是我們稍加一點速度，再有五十分鐘，我們就可以下去了。」

我用百分之八十的速度向前趕。下面的陸地換了水，但是不久當我看見英國的海岸線的時候，我就一直滑下去。在機場的上空，我放下着陸的機輪。輪子一接觸陸地，哈德遜微跳一下，就沉重的停住了。我頓時覺得疲乏極透了，但是我們却用八小時又五十六分鐘將飛機送到，除了幾個子彈的孔洞之外，飛機是完好的。其餘的哈德遜也都平安的正在着陸。

這個地方一點也不像一個機場。只不過是幾個偽裝的茅屋和一些沙袋。機場上的人將轟炸機在草地上向不同的方向開去，馬上就沒有蹤跡了。安置的是極得法，假若是有敵機來襲，一顆炸彈決不會同時毀掉兩架飛機。恐怕不久這些飛機，又要揮出來去轟炸德國。在這時我又是一個合同，教我再飛二十三次，每月兩次。我所不喜歡的條件，祇是我必須坐一隻貨船回到紐芬蘭去。可是這半年月坐船是危險的事情呵！

# 你知道怎樣保持—— 你自己和你家庭的健康麼？

啟·維·

以下的說法有些是對的，有些是錯的。

1. 因運動而失去體重，所消失的百分之九十是水。

答：對。人體中固體與水的比率是一分固體十分水。運動能出汗，所以消失的水份增大。但運動消失水份並不能減少因過食所生的脂肪。所以身體過重的人不能僅恃運動來減輕體重。除了運動之外還要節食。

2. 漱口不能除去口臭。

答：對。由於殘留在牙齒間的腐敗食物所生的口臭，不能由漱口將其除去。必須除掉腐敗物質，纔能免除口臭。倘因牙齒周圍傳染細菌而發生口臭，則應請牙醫治療。再漱口亦不能除去由其他原因所發生的口臭，如由於喉部，鼻副竇，鼻腔等的疾患。

3. 灼燒頭髮不能使頭髮生長更密。

答：對。頭髮由深藏皮下的髮根生出，刺激頭髮的末梢不能使其生長。

4. 兒童的牙齒因為將來要全部更換，所以在未換以前不必修補。

答：錯。乳齒腐壞和成人的牙齒腐壞，其害正同。無論是乳齒或成人的牙齒倘任其腐壞，則會傷及牙齒主要部份的神經和血管。齒齦上的細菌將進入血流而傳到身體的其他部份，通常引起骨節炎，眼，腎，以及其他器官的疾病。

5. 阿斯匹靈是比較妥當的治頭痛藥。

答：對。廣告上常見的治頭痛藥大抵是阿斯匹靈，飛那散丁(phenacetin)，阿塞羅尼利得(acetanilid)，以及阿米諾林林(aminopyrine)，其中任何一種都許含有咖啡精或溴比納

，而以阿斯匹靈的害處最小，阿米諾林林的害處最大而危險。常時頭痛也許是另有其他病症的現象，應求醫診治。

6. 連續打嗝，旁人突然恐嚇他，可以停止他打嗝。

答：錯。連續打嗝是由於隔膜痙攣所引起。隔膜是管理呼吸的最重要的肌肉。痙攣阻礙其規律的呼吸動作遂發生打嗝。突然恐嚇不能制止隔膜的痙攣。

7. 據說海魚，牡蠣，和蚌蛤最能供給人體所需要的磷。

答：對。海類食物含磷最多。甲狀腺需要磷保持其正常的功能。飲食中磷的含量不足能使甲狀腺肥大，即俗稱「氣囊腺」。在離海濱較遠土地中少磷的地方，甲狀腺肥大症極其流行。

8. 用襪帶能使腿部的靜脈擴張。

答：對。襪帶能壓迫血管，阻止血液流回心臟。血管輸送身體各部的血液回到心臟，藉血管中瓣門的作用，使血液向一定的方向流動。血管壁很薄，一受壓迫即形擴張。血管擴張，則瓣門失去效用，因此血液停滯。靜脈擴張就是因為血液停滯的原故。

9. 食物留在已經打開的罐頭內有毒。

答：錯。食物留在已經打開的罐頭內，如放在冷處蓋嚴，等於將食物傾在別的容器內一樣妥當。酸性的食物也許會溶解一點罐頭的鐵質，但這與健康毫無損害。而且罐頭食品都經過消毒手續，其他容器則未必皆消毒，或許有細菌附着，故將食物傾入反而更易腐敗。無論

將食物留在罐頭內，或傾入其他容器內，主要的是要放在冷處蓋嚴，那麼食物就不會變壞。  
10. 在夏天不必直接受日光曬也能得到益處。

答：對。太陽有一部份光線可以幫助人體

## ——八子九女——

美國加省斐非地方住着一對姓馬利恩的夫婦，他們養了十七個孩子，而且其中有四對是雙生，全都健壯活潑，最小的兩歲，最大的十八歲。下圖即馬利恩夫婦及其十七個孩子的全家福合影。





一個健康的孩和一快活的親母，  
就是對於新父親的報酬。

同化某一些食物。夏天的日光中有人常的這種有益的光線，所以不必直接受日光晒，由其反光中就能得益處。

11 在工事房工作的人，每天走路一小時作為運動就夠了。

答：對。運動的要素是：有恒，在戶外，不太劇烈。在公事房工作的人，每天走路一小

### 作丈夫的責任

◆不僅是賺錢養家，也應該照顧妻子的生產◆

沒有一個男子願意他的妻子因生產而送命，可是實際每一千個婦人中平均有五人因難產失血，或產褥熱而死。向來一般男子以為作丈夫的責任祇是賺錢養家，其餘的可以一概不顧，這種態度是不對的。由於他們的疏忽，往往會斷送了他妻子的性命，這並不是危言聳人，而是根據統計和事實來說的。

在美國每年有一萬婦人因生產而死，為世界最高的生產死亡率。祇有在挪威生產死亡率最低，平均為百分之二·六。

有無數婦女因為在妊娠期中無人細心照顧，臨產前幾天用力勞動，因而得病夭亡。而且，有無數嬰兒甫一產出即行死亡，或在第一月中死亡。所以作丈夫的或作父親的應該知道怎樣

時是有恒的運動，這比間斷地在星期末作劇烈的運動更為有益。

12 傷風要多吃，發熱要飢餓。

答：錯。這種說法是沒有醫學根據的。傷風很厲害的時候往往發熱。醫治傷風最好的方子就是安臥，多喝開水，少吃東西。倘若熱度經久不退，就應立刻求醫診察，探出病原，因為發熱是身體各種疾病的徵象。

章·山·

來救護這些生命。

當妻子懷孕三個月時，作丈夫的要注意讓她去見醫生，測量她的血壓是否正常。產前小心，準保可以避免難產。她的腹部開始膨大起來的時候，作丈夫的不要由她藏在衣裏，要常時和她一同出去散步，或到公園，動物園等處去遊玩。要使他快活，散心，一天走五六里路不算太多。不要和她到熱鬧場所去，免得受人注意，使她難堪。

作丈夫的要陪他妻子去買小孩的衣服小床，免得使她一人不好意思。孩子產生之後，作父親的要帶着替孩子沐浴，換尿布，這也並不是難事，祇要稍讀學習書就會的。

在臨產的前一兩個月，先要找安一家醫院接洽好。第一可以使妻子安心，再則免得臨時慌張忙亂，措手不及。而且預先接洽醫院，可以從容找到一家可靠的醫院，作丈夫的到時也很可以安心。在他妻子被推進助產室去之後，他儘可坐在沙發椅上吸一枝紙煙，靜聽好消息了。

在助產室裏妻子生命的安危，全憑她丈夫在平時是否盡職：在妊娠的初期是否經過醫生檢查，她平常的飲食運動是否適宜而定。倘若能夠看護週到，在家生產比在醫院更為妥當，因為可以減少傳染



的危險。反之，倘家中不清潔，或沒有可靠的助產婦，那麼在家生產危險較大了。

有了孩子，尤其是第一個孩子，夫婦的生活習慣往往就會發生變化。

例如感覺到房早不敷應用，或是認為室內的陽光不充足會影響嬰孩的健康，同時家中的雜務也增加了，購買零物的機會也增多了，這時作丈夫的就應該為妻子分勞，如果環境允許，最好去尋找一所適宜的住宅，在鄰近公園交通方便地點的住宅，這樣可以常時把孩子放在睡車裏推到公園去吸取新鮮的空氣，同時在妻子方面也可以得到許多便利。

# My Friend

## Attention

In the battle of life, the cleverest men do not always succeed best. Men of rare and brilliant gifts often fail by trusting too much to those gifts, and thinking too meanly of the talents of others. Very often they are beaten by men of less ability who have used their few talents to better purpose.

In childhood and youth the same thing takes place. No boy or girl need be discouraged because he or she is less bright or clever than a companion. Often the clever child, by trusting too much to his cleverness, neglects to take as much trouble as other children. The consequence is that in the long run he is obliged to take his place behind the child who was less gifted but has made greater efforts.

In work, in sport or in study, no one is clever enough to excel without effort, and few do so without close attention. To pay attention is the first and most needful part of learning, and it is a part which cannot be taught. The learner alone, by forcing on himself a regular discipline, can train his mind to pay fixed attention to the subject that is before it.

The mind is naturally inclined to wander, and finds pleasure in doing so. As a butterfly flits from flower to flower, the mind skips from thought, as one idea recalls another.

This sort of exercise never another cause fatigue, but no one who indulges in it should deceive himself by supposing it to be mental work.

Tie the mind down to a single subject, where details have to be studied,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mental play and mental work soon becomes evident. The mind grows weary, and turns away from the subject. It is here that the necessity of self-discipline comes in.

The habit must be formed of fixing one's full and undivided attention on the subject one has to study, whatever, but when a person once secures it he finds as much pleasure in going to the depths of a chosen subject of study as he formerly found in flitting along the surface of many subjects.

Probably no one ever won his way to high distinction who had not first gained this victory over himself. The lives of great men show some wonderful examples of mental discipline. In them the power of attention was so completely under command, that they craved and required work as other men crave and require rest.

Robert Louis Stevenson is a bright example of a writer who, in the face of illness and weakness, laboured without ceasing. His letters contain many touching references to the constant struggle which he was obliged to carry on against the temptations to idleness. Only by a firm will and a highly disciplined mind was it possible under such conditions to produce great and polished works such as his.

thinking meanly of 輕視 takes place 發生 take trouble 努力

pay attention 專一 self-discipline 訓練自己 the face of 不顧

## 專 一 ! • 靜儀譯註 •

在一生的奮鬥中，最聰明的人不一定永遠獲得最大成功，有罕見的超人天才的人往往因為過於信賴自己的才能，並且極端輕視他人的本領而失敗，他們常常為天才小而志向高的人所戰勝。

當童年期和青年期的時候也有同樣的情形，凡認為自己的聰明才力不如別人的女孩子們不必沮喪，往往一個天性聰穎的孩子，因為過於深信自己的聰明才力，竟不如別的兒童們一樣的努力，結果不得不屈居於無天才而肯努力的人的後邊。

當工作運動或讀書的時候，沒有一個人的聰明程度能够不費力而超過他人的，也很少有人能够不專心而超過他人的。「專一」在求學上是最需要的，而且這一點並不是可以教會的，學者自己由於強迫個人規則的訓練，纔能訓練自己的心志給予在目前擺着的課目以確定的注意力。

人的心情天生易趨向於散漫，並且這樣做能够找到快樂。人們浮動的心思，由這兒聯想到那兒，正如一個蝴蝶由這朵花疾飛到另一朵花。

這種活動絕不會引起疲勞，但是耽於這種活動的人不應欺騙他自己說這是智慧的活動。

把心神固定在一種課目上，其細節必須加以研究，腦筋的遊戲與腦筋的工作二者間不同之點不久自然就顯明了，腦筋疲倦的時候，注意力就會轉移到別的題目上去，就因為這個原故所以必須訓練自己。

一個人全部的注意力固定在自己所學的課目上，無論是甚麼課目，這種習慣必須養成，但是當一個人一旦獲得這種習慣，在深究一個選定的問題的時候，他所感覺到的愉快就同以前他浮泛的在許多課目的表面掠過所感到的愉快相同。

曾經升至卓越地位的人沒有不是起初克服自己的，偉人的一生，給我們一些驚人的訓練精神的榜樣，他們的注意力完全在他們自己的支配之下，所以他們渴望工作或需要工作正如他人渴望休息或需要休息一樣。

羅伯魯意斯司蒂芬遜是一個作家的明顯的例子，他不顧他羸弱多病的身體努力不息的工作，他的書信裏面有着許多動人的參攷材料，講到他不斷的奮鬥，不得不與惰惰的引誘相對抗，只有在這種堅定的意志與極有訓練的精神之下纔產生出像他那樣偉大精美的作品。

凡投稿本版，譯文務請用稿紙抄寫，否則在各行之間必須留出刪改之餘地。 編者啓。



友誼

情事的低卑條件一  
道有學求  
C. T.

去年一個六月初的晚上，學生們都在教室裏上自習，因為學期考的來臨，所以都俯在桌上拚命的用功。  
「喂！老張！溫的怎麼樣啦？怎麼念到後面。前面的就隨着忘了，老張！老張！這可怎麼辦，你……怎麼樣？」老李臉上帶着濼污的樣子問着老張。  
「不……更不行，書剛放到眼前，就像吃了耗子藥似的，不知怎麼，眼就發花；心裏更急的難耐，這可怎麼好。」  
「作小抄，端大本行嗎？」老李想個法子來。  
「不……這一回可不行，據說是單排桌了，監場又嚴，簡直這個法子算是行不通！」老張武斷的說。  
「喂！想起來啦！老張！你到印刷部，化幾塊錢，找吳頭兒，叫他給留張題紙，行不行？他敢不敢？」老李又想出一個法子。

暑假將臨

各校陸續舉行考試。徬徨。  
天氣一天熱似一天，又快到了暑假，現在學校裏都在忙着考試，國立北大各學院及男女兩師範學院，均於下週起舉行期考，二十二號便可開始放假，中學的考期稍晚，然而畢業的班次却早已考完了，今年原來是有會考的，但是又因故停止，於是一般中學初三高三的同學們無不苦人歡喜。

「唉！甯提啦！昨天晚上我去了一趟，哀求了吳頭兒半天，唉，他媽的！誰知他把題紙已經交給康主任啦！老李你說可還有什麼辦法？」老張更愁了。  
「既然沒辦法啦！急也沒用，唉！他媽的，聽天由命吧！」老李感到了失望。  
「喂！老張！方才你不是說題紙交給康主任了嗎！康主任一定是放在辦公室啦！要不……要不咱們學一回楊香武，你看怎麼樣？」老李的妙法子又想了出來一個。  
「楊香武是什麼？你的意思是……偷一份嗎？那恐怕不易吧！辦公室雖然沒有人住，但是夜裏也要上鎖。」老張尋思着。  
「老張！辦公室的後窗不是在校園的東頭嗎？把後窗的玻璃取下來，豈不是一條「康莊大道」？」  
「行！老李你真是一位聖人！你真是一位……」

這時候下課鐘響了，老張和老李也隨着同學們回到宿舍，聽在牀上，過了約有半個鐘頭，同學們的鼾聲震動了老李的耳膜。  
「喂！老張可以出去了……靜一點！」因為老李的床挨着老張的床，所以聲音雖小，老張也能聽見。  
「唔！唔……」

他倆人彎着腰，走過了宿舍，不一會，便來到花園，向東頭走去，辦公室裏却還開着電燈。  
「老張你先在北牆下等一會，我去看看動靜，如果有人時，你就咳嗽一聲。」老李看了看動靜，「唔！你可快點！」老張的音調和平時似乎不一樣了，同時他的心跳得也很厲害，又加上正是六月的天氣，額角上不不住的滴着汗珠。老李站在窗子下面向裏看去，康主任還沒

趣算一則答案

把當中的那一個梯級標上「零」。然後消防隊的隊員往上升三個梯級到第二個，又上升七個梯級到第五。最後他上升六個梯級到第十。所以梯頂必是零上第十一個梯級。將當中的梯級以下的十一個梯級加上，再加上當中的梯級，答案就是二十三。

走，站在玻璃欄前，用手點着，好像在數什麼似的，這時候老李喜歡極了，那一定是題紙。  
康主任數完了，從桌上拿起了帽子，擦了一回手，「擦！」的工聲減了，走了出去。  
康主任脚步聲消失的時候，老李便把窗上的木卡子取了下來，又把玻璃放在地上，靜了一靜，便一步跨了進去，因為是六月初旬，正有一勾新月，所以屋子裏並不黑暗，老李一直到了玻璃欄前，開了門，一看裏面大約有好幾十份，都整齊齊的放着。  
「唉！我就每打拿他一張吧！做個「順手牽羊」也好交個別班的朋友。」老李心裏想。  
老李出來了，又把玻璃窗，照原來的樣子按好，約同了老張，於是回到宿舍，收好了贖物，喜氣洋洋的睡了安穩覺。

暑假裏老李在電影院遇到了老張，他倆便親親熱熱的擁起手來。  
「……我的總平均是九十五分，得到學校五十元的獎學金，父親還給我買了一輛德國自行車……哈……哈……」老李笑得眉飛眼舞。  
母親說着情把父親的瑞士表送給了我……老張也笑了。老李你真成！你有這樣的謀略，真是智勇雙全，將來不難成功一番大的事業。」  
(百英中學)





# 問顧友吾

## 「徘徊在愛」的「歧路」上

編者先生：  
我是一個舊家庭的女子，我有一個表兄，當他在北京的時候，我們的感情很好，後來因為經濟的問題，他到南方作事去了，現在相隔已有四年之久了！然而我們從沒斷過魚雁往來的原故吧？他對我的愛較前更濃厚了；我對他呢？却還依然故我。我覺得女孩子不要輕意把愛給別人，否則，會令對方輕視的，我永遠是把愛藏在內心。前年，我因為信件來往不便，有許多日子沒和他通信，他却接連的來了四五封，後來，我回了他一封很短的信，態度，言詞也許是很冷淡的，他竟因此而悲觀的，我對他太可憐了，本來遊子的情緒就够傷感了，我心裏還給了他悲哀，於是我便寫了一封較長的回信。後來，我們之間，便平安無事，直到今日。我希望我們就永遠這樣下去吧，但是事實不是這樣簡單，現在我的家裏又替我提親了，爲了這個問題，我是正在煩悶着，我且假使我答應了家庭所提的親

事，那麼，遠在南方的他能說以後他應該是怎樣的傷心呢？過去，因為我對他冷淡一些，他都想自殺，現在知道我和另一個人結了婚，他不是更難過了嗎？他若真因此而出了不幸，我縱使過着快樂的生活，我的良心也是不安哪！何況我和他無仇無恨，我怎麼作出這樣悲慘的行爲呢！不過，我若是不答應家裏所提的親事，家裏也不會逼迫我出嫁，可是他們一定會不滿意我的！同時遠在南方的他若是不胡來的話，雖然現在還有信雜繫着，但是我也不能等他一輩子呀！縱使我願意等他一輩子，恐怕家裏也未必允許我等啊！先生，希望您抽暇指示我這徘徊歧路的人吧！祝您  
樸安！

一個脆弱的女子 珊上

### 〔答〕

珊女士：從你的來信中，可以知道你的表兄是在熱烈的愛着你，雖然他在遠處的南方。我們很懷疑你對於他的愛情是否誠摯，是否穩當。不然，你爲什麼把家庭提婚的事看成了「問題」呢？你對於家庭提婚的事，既然可以拒絕，置之不理，那末，你的婚姻，可以完全由你自己作主了，這時，你就應該反問一下自己，是否真正愛你的表兄？如果真正愛他，你就不再用冷淡的態度，簡短的回信去使他傷

心了。你儘可讓你們的愛情從此發展下去。至於家庭向你提婚，如果遭到你的拒絕的話，就要對你滿意。這種顧慮，不是一個懷着真誠愛情的人所應有的！所以，家庭這方面既不積極干涉你，強迫你，你就可以不必顧慮到家庭的問題！

其次，你提到「等他一輩子」的問題，我們覺得這是很幼稚的心理。要知道，你的當前問題是愛與不愛。如果你們確是相互愛戀，彼此可以信賴，其他問題都不難解決！無論如何，你不會等他一輩子，你們更不會一輩子沒有見面的機會！所以，這一層是如何進行你們婚事的問題，似屬次要。目前應該認清的一點，你們在過去是否相互了解，是否從此完全滿意。如果你們雙方都抱着堅決的意志，那末，就可向家庭提出，進行議婚。如果家庭不反對的話，事情就容易辦了。否則就要看你們雙方的意志，勇氣，以及他的能力如何以爲斷。總之，第一要弄清愛的基礎是否穩固，其他問題都不是最根本的問題。  
編輯部顧問組

看完了這本「吾友」之後，請你立刻贈送給你的親戚、同學、和朋友。

### 真光電影場

西厥賽賓史

◀演主▶

◆ 雄 英 北 西 ◆

### 中央電影院

一月 郎田  
梅 枝澄

(演合)

● 影 儷 歌 鶯 ●

### 中央電影院

海 魯 華 易  
瓊 妮 斑 妮

◀演合▶

☆ 人 面 鐵 ☆



中篇連載小說

## 誰鑄成的錯？

(五)

夜·曼·譯

一天，我終於向他說了：「葛倫，我再也忍受不住了，我像我們的婚姻不會快樂的，如果在這種精狀之下繼續下去。我並不是恨你的母親，不過，我想她很可能自己一個人單住，給她雇一個用人。她現在已經恢復健康了。」

葛倫很安靜的告訴我：「你自己能去把這話告訴母親嗎？」

「不，我想我不能。」

葛倫半天沒說話，後來他說：「我以前從沒有想到這一層，我不知道母親在一起對於你是這麼大的壓迫，或者，梵莉，我們把婚期暫緩一下，你覺得如何？」

「你想這樣？」我不安的說，他的話使我大吃一驚。

他點頭。

「但是，爲什麼？葛倫。」

他聳一聳肩膀，「我覺得那樣比較好一點。」

我的喉嚨似乎被什麼東西堵住，我一句話也說不出了，因爲我知道，如果一開口，我的眼淚就會流下來。我盡力使我自己節制悲哀，然後說：「好吧！如果你以爲那樣好，我沒有異議。」

我們都靜默着，在回家的路上。

「我的婚期要改期了，母親。」在吃晚飯的時候我說。我低着頭，眼睛沒有離開我的碟子。但是我下意識的知道父親，母親，弟弟三人

在交換着不安同驚異的眼光。

「爲什麼，當然！親愛的，母親漠然的說，『你近來精神不大好，我想你最好辭掉工作，好好的休息幾個月。』」

沒有一個人問我爲什麼暫緩婚期，他們的好心直使我感激，我再也忍不住，放聲大哭起來。

經過一個可怕的沉默後，父親說：「梵莉，你可以出外旅行一些時候，爲什麼不去拜訪瑪西亞哩！你會答應過去看她的。去吧！我爲你籌劃一切。」母親也同意這提議。

我想他們的話或許對，我也很掛念瑪西亞，同時我也想在夏威夷的陽光下過幾個星期。於是事情就決定了。

第二天當我把這個計劃告訴葛倫的時候，他說：「哦，不能，你不能走。」他的臉都變白了，「梵莉，你不能走，你知道我會怎樣的想念你。你已經是我的生命的一部了。你一定不會從夏威夷回來的——你將要在那裏遇見另的人。」

「你應當相信我。」我說。

「當然，我並不是說你會另愛別人。不過，梵莉，我恐怕我會忘掉你。或者你回來後，你要變了，不是原來的你了。別離開我，梵莉。」

我盡力的說服他，我說我將要在夏威夷的陽光下恢復我失去的體重，使我的神經得到充分的休息後，再回到他的面前來。

「好吧！梵莉，」最後他說，「也許你的父母是對的，海島上的風光於你的健康是有益的。我真對不住你使你不得不暫時離開這裏。但是，梵莉，你知道我將要怎樣的想念你！每一秒鐘。」他的眼裏噴着淚。忽然緊緊的抱住我，好像恐怕以後永遠再也見不着我似的。

終於在一天早上，我踏上了「夏威夷公主號」的甲板，離開了舊金山的碼頭。我向岸上送行的家人及朋友揮着手。在人叢中我看的最清楚的是葛倫的漂亮的黑頭髮同他深情的黑眼睛。我感到一陣心痛。

船到了夏威夷的碼頭，瑪西亞的臉在擁擠的羣衆中出現。當她看見我的時候，她大聲喊着：「梵莉！」胳膊裏抱滿了花，羅傑也在她旁邊。我隨着他們上了岸回到他們的家裏。

當天晚上，他們特別爲我開宴會，請來許多客人，我與他們一點頭爲禮，但是我一個人的名字也記不住。其中有兩三位年青男客，似乎是限住了我，在大廳裏，我無論轉到那裏，都發現他們在我身旁。

以後，我每天同着瑪西亞及她的一般朋友去游泳，跳舞，聽音樂。我發現我並沒有忘掉怎樣歡笑。我的眼淚似乎被夏威夷的陽光曬乾了。

兩個星期後，我自己都覺得害羞，爲什麼葛倫不在我身旁，我還能盡情的享受人生。我簡直對火奴魯魯發生了愛情。瑪西亞選了一個年青漂亮的海軍中尉陪伴我。我們一星期要參加好幾次跳舞會，我們一同欣賞火奴魯魯的月夜，我們在海灘邊散步，我的年青的同伴又教我騎馬。五個星期過去了，我已恢復了舊日的情形，體重與精神都同時回復原狀。

但是，在第六個星期的末了，我又憧憬同懷念着舊金山——還有葛倫。我切望聽着他的可愛的聲音，低聲的叫我，「梵莉，親愛的。」我忽然思念他非常厲害，幾乎不能忍受。同時我也很想念他的母親——矮小的葛倫（未完）

### 友吾



◇帽形平扁  
◇胸圍太寬  
◇橫條花樣

(誤錯)



◇揸沿帽子  
◇胸飾過厚  
◇直條花紋  
◇橫條花樣

(確正)



◇帽子直聳  
◇臀部肥大  
◇衣襟長

(誤錯)

(確正)

(八)



◇胸飾複雜  
◇橫條花紋

(誤錯)



◇不帶帽子  
◇胸飾簡單  
◇衣袖放長  
◇直條花樣

(確正)



◇皮毛太厚  
◇腰圍過細

(誤錯)

(確正)

Margaretta Biers 原著  
趙 今 吾 譯

告訴妳怎樣根據藝術的原理和科學的方法來打扮妳自己！

### 告訴矮胖的人化妝的方法

一、選用薄的衣料，這是很顯然的道理，絲質的料子，比較毛織物俊俏，而毛織的衣料，又較呢絨為薄；大致說來，身體肥胖的女人，她的臀部特別豐滿，因此，在衣服設計方面，要避免再加重臀部的曲線，同時，更須注意，不要在前胸加上許多花飾。我們可以想像到，一個矮胖的女人，前面是兩個高聳的乳房，後面是一個突出的臀部，那該是多麼難看而令人作嘔的一個身段？

二、偏重連續和直線條花樣，矮胖的人最好不穿裙子和短外衣，假若在某種情形下，一定要穿著時，也要做得長一些。總之，你要參攷身量短小服裝的設計方法，例如在衣襟兩邊綴飾直行的鈕扣，或在衣服底緣做上直行的繡紋或花邊，對於你這種矮胖身段的人，都很有幫助的。

三、衣服上不要全幅腰帶，帶子的配置，應該起自兩脇下，或是由背後起而繞至兩脇；帶子的材料，最好用鈕扣來代替。按目前流行的女子西服，用鈕扣來替代腰帶的式樣很多，尤其在夏季，這種以鈕扣替代腰帶的衣服，可以使身體涼爽。

四、袖口要鬆寬，袖口長度到上臂為止，乳罩要緊而合身，不要從腋窩下看出來。

五、衣襟要長，這有二個效果，一則可以顯現出你的腿長，一則可以不致使衣邊落在臀部走路時擺動；同時，還能看着你的腰圍顯小。

六、多穿黑色或是深色的衣服，這在前面身段高大設計方法裏，已經說過了。

七、不要穿顏色鮮艷和花樣漂灑的衣服，體態臃腫的人，如果穿上一件耀目鮮艷的衣服，或是一件花樣繁雜的內衣，一定更顯得醜陋難看；許多不知自愛的女人，她們不僅滿面胭脂，而且還時常穿各種漂亮的衣料，這種化妝方法，不但不能有補于她的身段，尙且更暴露了她的缺點。

(未完)

# 說小鐘分兩

## 難忘的一夜

范凡

雖然幾次跟我說，類是算不住的，與她做友誼的來往，多少要含有一點危險性。但是類那黑大而明亮的雙重眸子，那柔軟而美麗的頭髮和那淡紅色的雙頰，始終是令我愛戀着的。——雖然我們同是女性。

因與類親密的來往，和理的友誼斷絕了，但是我並不感覺到惋惜，因為與類友誼的進展，可以使我忘掉了一切。縱使是失去了理。

記得理說類是個水性楊花的女人，那是多麼可笑？一個年輕的女人，就是常常周旋於交際場合，還有什麼不應該談？況且還是時代女性們認為風頭的事呢？

類的朋友真多，其中的小姜，老陸，大張，因為常和類在一起，我也和他們弄得熟稔了許多。

在一個歌舞後的夜會裏，經過類的介紹，我又認識了許多男性，酒筵之間，談笑生風，我覺得他們都是溫柔的——甚至都有些可愛，討人喜欢。談話時：運用着耐聽的京白，有時也夾雜着流利的英語，甜靜極了。這時類明快的口齒，真讓人羨慕，她亦莊亦諧而顯着很自然的語氣，答覆着那些並不討厭的男性們。

傑是其中的一位，一張泰倫寶華的臉型，笑容潛在眉梢裏，是那麽雅淡，吹着Cigarette的曲髮，光澤可以鑑人，穿着米黃色的西裝，很够「青年紳士」的風味，雖然我們僅是第一次見面，但是談得已經很相投了，記得那天晚上臨去的時候，他那濃情的眸子，叮得我有點心跳，我相信眼前要有面鏡子，兩頰一定是緋紅色的。

回去的時候，類說傑想求我做他的朋友，問我可以不可以？我好像是說了一聲「隨便」。第三天的晚上，月色美麗極了。朦朧中有一種靜謐的色調，我和傑並行在一條街旁的水門汀上，他依得我很緊，可是我並沒有打算鬆開他。

「天很晚了，先喝杯咖啡去好麼？」他低聲的說，輕下有一點熱氣是的，他離得太近點了。

「……」我們走進一個建築物裏，轉了幾個彎，由屋子裏的陳設證明，並不是咖啡館。「……」你知道我在第一次見到你時麼？我真興奮極了，當時我以爲要和妳做朋友，一定是妄想的事，可是……X！我真「愛妳，感謝妳的……」

「……」茶役帶着笑容的送來許多酒，菜食。

「X！你喝呵！酒味很淡，不會醉人的！」他把酒在高腳杯裏斟滿了，慇懃的遞過來。

「謝謝你！我……不……」但是終於喝了下去。

一杯，兩杯，三杯，我有些醉了，也不是什麼時候，我倒在傑的懷裏，身體軟綿綿的，嘴脣顫動着，感到一種強有力的灼熱，眼前像是旋轉起來。

「X！到床上躺進去罷，好麼？」我失去知覺的躺下來……

暗淡的陽光，射進了窗櫺，我身體是異常的酸懶，痠痛，無力，我像是失去了一樣什麼，感到苦痛的空虛……

是那「夜罷」在朦朧的月夜裏……

### 本報增加篇幅後

### 各欄歡迎投稿

### 投稿簡則

- 一、本報各欄公開歡迎外稿；稿請附原稿。
- 二、文字以簡短通俗爲上，除特約外，長篇暫不接收。
- 三、來稿須字跡清楚，並加標點；稿末註明姓名及住址，否則視爲却稿。
- 四、本社有刪稿權，其不願刪改者，請預先聲明。
- 五、稿件如未選用而欲退還者，請預先附足郵票。
- 六、來稿一經登載每千字致酬，自一元至六元。
- 七、圖畫照片，計酬每幅自五角至二元。
- 八、來稿請寄北京和平門內小六部口十三號吾友報社編輯部。

### 本報廣告，效力普遍

### 定價低廉，歡迎惠登！

### 廣告簡約

- 一、凡本報所刊登之廣告，均有「由本報介紹」之性質。
- 二、廣告文字之編擬，圖畫之設計及製版，均可與本社商議代辦。
- 三、凡非科學之醫藥，及跡近迷信之星相巫卜廣告，概不刊登。
- 四、凡有關文化事業，教育用品，書籍雜誌之廣告，刊費一律優待。
- 五、廣告價目，函索即寄。

